



## 像早晨一样清白

□展颜



初知海桑,缘于文友写文时引用了他的一段诗歌:“你呀你不要再关心灵魂了,那是神明的大事/你所能做的,是些小事情/诸如热爱时间,思念母亲/静悄悄地做人,像早晨一样清白。”这几句诗,像一束淡雅的白兰,幽香而悠远,一下打动我,于是买回他的诗集《我是你流浪过的一个地方》。那是2016年8月。其实这本诗集首版于2012年6月,我买回来的是2015年10月第五次印刷的版本。可见,海桑在当时是多么受读者欢迎。

读罢诗集,我在书中留下了许多阅读痕迹。一些金句被我画了线,我也在一些诗歌旁写下了片语感想。后来,我又拥有了海桑的第二本诗集《不如让每天发生些小事情》和第三本诗集《我的身体早已落叶纷飞》。三本诗集都是在读库做的。巴掌大的小开本,手感和质感都很好。这个秋天,收到友人赠送的海桑的第四本诗集——《我爱这残损的世界》。拿到新诗集,百感交集,想到前些年,我和友人一起读海桑,聊海桑,海桑的诗歌启发了我们很多的写作灵感。那时,我们常常喜欢引用海桑的一句诗歌做题目,比如“那些一碰就响的快乐”“连枯枝败叶都是好的”“不如让每天发生些小事情”“食物是一种恩爱”“爱一朵花就是用眼睛去看它”“不用急,让事情一件件发生”……

我从书橱里把海桑的诗集全部取出,一本本翻阅从前的痕迹。在《我没有四海为家的想法》边上,我留下了三个字:“有共鸣”,划下了这几句:“我只是爱自己的亲人,熟悉的朋友,那些讨厌的人我不理他们我甚至懒得去恨他们,因为我花更多的时间都给了那些美好的事物。”海桑的好在于他的诗歌不晦涩,不做作,不难懂。他写生老病死,写花草树木,写母亲姐妹女儿,写生活中细密的小事情和小心情,恰到好处地直白,有时夹带一些诗意的意向,就轻轻松松地在我的心上泛起了涟漪。《在乡下》诗歌里,有一段他如此写道:“在乡下,墓地总是离家不远小树林的后面就是三五分钟的路程,你走过去就像串了个门”,我在边上写下这样一段话:“这是乡村人死后的幸福,还能与后代一起生活,生活在一片自己熟悉的土地。”我回想起当年读到这首诗,想起的是每年清明节去乡下给爷爷奶奶扫墓的情形和感慨。好的诗歌如墨入水,一点就能将情绪渲染开来。在他写给母亲和姐姐的诗歌旁,我留下了这样的字句:“感动,亲情是最珍贵的。”明知这样的评论太过普通,但这的确是我彼时彼刻从心头流淌出来的最真实的感触。海桑的诗歌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情,它琐碎而细腻,柔软而坚强。在《春天不是一个》里,他写道:“春天不是一个/是一个个哗啦啦滚了满地捡都捡不过来”,我评论道:“这首诗好,哗啦啦的春天,活泼泼的气息。”海桑有一阵生病了,他写了不少病中的诗,他爱写生病,也爱写春天,他学会了静静地品尝伤痛,悲伤里透着乐观,豁达让伤痛成为幸福的前奏。在《生病有时候也是件美差》中,他写道:“一只毛桃,甜得我差点掉下眼泪来。”我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想起那年腰疼,躺在床上不能动。老公给我剥了一只小橘子,我一瓣一瓣慢慢地吃,觉得那是吃过的最好吃的一只橘子,甜得我掉下眼泪。”

翻开海桑的新诗集《我爱这残损的世界》,在前言里,海桑自言现在的自己是在与万物恋爱,比如一棵歪倒的枫树,一朵无心的白云,还有缺口的墙垛,弄脏的雪,打碎的碗……海桑说他爱这残损的世界,比爱完美更多些。所以,他写出了《与一盏灯说话》《雨中的海棠》《鱼在水中流泪》……万物出现在他的笔下,万物皆可成为他寄情的所在。

在海桑的诗里,苹果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好几首诗的题目就带有“苹果”二字,譬如《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吃一只苹果》《苹果不想去橘子的世界》《病中,一只苹果》《你把苹果洗三遍》《一棵苹果树下》……水果摊上最普通的水果,海桑为何对它情有独钟?我想苹果应该是海桑从万物中挑选出来的一个隐喻,你理解成平安也好,理解成女人也好,苹果对海桑的生活一定是具有特别含义的。实际上,我觉得海桑的诗歌也如苹果,一只长成了红色的苹果,我能一眼看得出来它是一只苹果,而那红晕晕的色彩便是让我心动得可以称之为天赋亦可称之为才华的东西。

“一件事慢下来/就是另外一件事了/安静是你身体里最好的东西”“生活太杂乱,我们一起做减法”“小羊咩咩/从不因为有狼的嚎叫/而减少对青草的热爱/小猪在稀泥里打滚/也不为讨人欢心而改变自己模样/鱼儿不羡慕兔子在岸上蹦跳/它只是喜欢水……它们自由自在/只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在庞大的不傲慢,微小的不自卑/做着最合适的事情/生老病死,不慌不忙……”,海桑的诗,其实最适合静悄悄地读,睡前一读,安然入梦。

## 在跑图书馆的路上

□王志清

我的一生,注定与书为伴,读书教书与写书,因此,也就一直在跑图书馆的路上。最开始跑,跑得最多,也给我收获最大的图书馆,是南通图书馆。

南通图书馆创办于1912年,国内公共图书馆没有几家比她更早的。

纪念南通图书馆建馆一百一十周年,馆里希望我能写点什么。建馆九十年时,我写过一篇纪念性的短文,不知不觉间二十年过去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阿根廷著名作家、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如是说:“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这个说法,我有同感,把图书馆说成天堂,真的一点不夸张。

国外极注重图书馆的建设,不少图书馆其建筑之气派,装潢之豪华,超过了议会大厦,甚至总统府。南通图书馆由中国著名实业家张謇先生创办,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图书馆,伫立在濠河边,具有相当规模,现在来看也很有特色,当时一定也是按照天堂模样打造的。如今,新馆在老城区搬到新城区,外观模样更是气派十足。

把图书馆说成天堂,自然只是个美好的比喻,意思是说这里聚集了人类所有的智慧与美德。莎士比亚说过:“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像鸟儿没有翅膀。”我也是因为不能忍受没有阳光的生活,不甘做个没有翅膀的鸟,才跑图书馆的。跑图书馆,也就成了我生活里的一个重要内容,成为生命的一种重要形式。我对生命意义的认识,文学兴趣的培养,独立思考习惯的养成,乃至人生走向的设计,应该说最早都是在跑图书馆的路上完成的。

我出生在一个世代赤贫的工人阶级家庭,父母双双曾经都是童工,一无家学渊源,家中藏书,除了父母脱帽文盲的识字课本,还有一本《把一切献给党》,作者吴云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革”还没有结束,还是个书荒的时代,那时能够弄到一本书来读,简直就是一种奢侈,也是一种特别享受。人在饥渴难熬的时候,泥浆也是绝佳饮料。我深切感受到了一种特别饥渴,对知识获取的饥渴,人性的饥渴。我就是在这种难熬的饥渴中,在还很青涩很稚嫩的时候,走上了中学语文课讲台的。

虽然我所从教的中学也有图书馆,馆里也有不少藏书,然终不能与南通图书馆比,因此,我也就多了一些穿

梭往返于南通图书馆的经历。我所工作与生活的地方,距离南通图书馆约莫二十华里,在交通还不发达的当时,这段路还不是很好跑的。南通图书馆借书的规定,也逼出了我读书赶进度的勤奋,因为每次只能借一到两本书,又因为要限时刻还,自然也有过几次超时罚款的记录。那时,我对南通图书馆里的工作也好生羡慕,在那儿哪怕是做个清洁工或者门卫什么的。而我也因为能够与一两个馆员交上了朋友,而常在朋友圈里“炫”。

新世纪初,我改行做了大学老师。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已够丰富了,我还是常跑南通图书馆。不过,我开始不局限于借书还书了,似乎还有点“反哺”的意味。我已经出书二十多本,每次新书出版,我都要跑南通图书馆赠书。新馆开馆,我应邀做系列讲座,每月一次讲唐诗。

虽说是“此一时,彼一时”,然而,我跑图书馆,似也更积极了。这几年,我“打卡”的图书馆,逐渐多了起来。去图书馆做讲座,我从南通图书馆,跑到辽宁省图书馆,跑到中国国家图书馆;从身边的图书馆,跑到宁波图书馆,跑到远在鸭绿江上的丹东图书馆,跑到国际书展做讲座,跑去北京图书展销会做讲座,都与图书与图书馆有关,应该也算是这种意义的跑吧。

说来惭愧,我第一次跑国家图书馆,竟然是在行将退休前,还是因为做讲座去的。第一次看到极其壮观的国图新馆,真有如进天堂而朝圣的感动。第二天在北京师大做讲座,第三天在首都师大做讲座,让我真有“刘姥姥三进大观园”的激动。

国图位于中关村南大街33号,馆分为总馆南馆、总馆北馆和古籍馆,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亚洲最大,世界第三。走进天津礼堂,礼堂里座无虚席,没有占到位置的干脆席地而坐,就坐在过道的台阶上。在我两个小时的讲座中,几乎没有听众随便走动的,几乎所有听众的面前都摊有一本笔记本。讲座结束后,不少听众久久不愿离去,围着我继续探讨,与我合影,将网购的书拿来让我签字,也有自报家门而希望与我建立联系的……到底是北京,是首都文明,这是崇尚诗歌的盛世,我也领略到了一种让人“惊艳”的文化氛围。

我在跑图书馆的路上,不仅有“惊艳”的奇遇,也有“惊险”的体验。我曾两次应邀去辽宁图书馆做讲座。第一次去沈阳,自南通飞,下午四点的飞机,等到七点多还没有登机的讯息。

不久,我们一班乘客也由于“空中管制”的原因,被拉到市里“0513”宾馆等候。因为第二天下午两点的讲座,海报已经发布,不好临时变化,主办方着急,我比主办方还要急。虽然宾馆提供了比较像样的饭菜,也免费开了房间,但是,一夜无眠。清晨五点多,乘上大巴开往机场,一直等等等等,等到九点多才起飞,十二点半抵达沈阳机场,也顾不上吃饭休息,就直接去了讲座会堂,真是“有惊而无险”也。

图书馆为我搭桥铺路,为我打开了另一扇接触大千世界的窗。第二次去辽宁图书馆做讲座,著名作家王充闾先生专门来看我,我们在馆里相谈甚欢,馆长陪坐。终于迟迟得以闭馆,馆长不无诙谐地说:“建馆以来,王部长这是在我们馆里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王充闾,辽宁省原常委、宣传部部长。

我来图书馆做讲座,这种所谓的“反哺”,也是提升自我的一种作为。梁启超曾云,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在跑图书馆的日子里,我也由一个嗷嗷待哺的青少年,变成了一个文学教授,一个已有千万字发表的学者。然而,我还是停不下跑图书馆的脚步。每一次走进图书馆,如行山阴道上,常有奇遇,常有惊喜,常有会心,常有观止之叹。而每一次从图书馆出来,我则甚至有一种我已非我的感觉,我变成了一个“新我”,眼前一片新的光景。

不久前,师范时的同学约我赏菊。他对我可谓知根知底,我这么个学历,而在学术上有此作为,他感到不可思议。他问我,怎么你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非常诚恳地告诉他说:“跑图书馆跑出来的。”

人的成长,离不开物质的给养,更离不开精神的滋补。南通图书馆,是我思想与理想最初的源地,是我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根地,是我灵魂自由驰骋的精神原野。把图书馆说成天堂,真的一点不夸张,现在我还是这样看的。南通图书馆,是我永远的天堂,我的天穹,我的天路。

跑图书馆,让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跑图书馆,也让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然而,在跑图书馆的路上,我还是“悠悠涉长道”的坚定,还是“四顾何茫茫”的感觉,而到了“白云回望合,青鸾入看无”的境界。

跑图书馆,我永远在路上。



## 晚唐暮景中的一抹余晖

——读《新唐书·宣宗纪》札记

□汪微

局面,史称“大中之政有贞观遗风”,唐宣宗李忱也因此赢得了“小太宗”的美誉。明代张居正所编的《帝鉴图说》中有一幅“焚香读疏”的版画,描述的是唐宣宗每当收到大臣奏疏,必先焚香净手,恭恭敬敬地展读,这正是对宣宗从谏如流的生动写照。宣宗对指摘自己过失的谏言都能认真反思,愉快接受,并及时改正自己的过错。我觉得他这种“闻过则喜”的态度,可与上古时代尧设谏鼓、舜立谤木相媲美。这样做不仅丝毫不失帝王风范,反而为宣宗赢得了众多大臣的尊敬和拥戴。宣宗还经常阅读太宗李世民的《金镜》,并把吴兢的《贞观政要》写到屏风中朝夕揣摩,用心探索治国理政之道。

尽管被誉为“小太宗”,其实宣宗的治国能力还是远不能跟太宗相比。但他是个有心人,善于从点滴细微处入手,努力做一个好皇帝。比如他很有政治头脑,命人把五品以上官员的名册整理出来,又把各州基本情况编写成册,带在身边时常翻阅,在召见官员时,对一些关键的人事、政事细节如数家珍,令官员们刮目相看。

宣宗一直在以太宗为榜样,希望努力有所作为,致力于解决“安史之乱”以来遗留的种种社会问题,但事实上这些问题均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宣宗绝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性格上的欠缺决定了他不可能像太宗那样把政事和人事玩于股掌之中。他虽熟读《贞观政要》,但并不懂得在异时移中灵活变通,所以哪怕朝廷日常事务处理得再好,也不可能在国家制度层面上有所开拓和创新。再加上唐王朝的衰颓局面已成定局,仅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最多也只能使政局呈现短暂的亮色,而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

宣宗临朝,力求讲究领导艺术,但有时候又弄巧成拙,事与愿违,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比如他曾意识到自己在群臣面前老是不苟言笑,弄得满朝文武对他不敢仰视,这不利于君臣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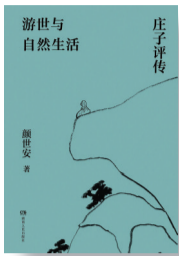
的进一步沟通,就破例跟他们聊起了轻松的家常,并且有说有笑,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可是说着说着,宣宗突然又沉下脸来一本正经地说:“卿辈好自为之,朕恐卿辈负朕,使日后不复得见,再无今日之欢!”群臣又吓得再次俯首战栗,连那位最受宠的宰相令狐绹都觉得这种恩威莫测的做法实在让大家受不了,“每于延英殿奏事,未尝不汗流沾衣”。

纵观整个大唐王朝,我以为宣宗算得上仅次于太宗的一代明君。尽管还有玄宗,他的“开元盛世”辉煌一时,也不过是摘取初唐以来百余年励精图治的“落地桃”而已。玄宗本人却是一个享乐皇帝,在治国理政方面并无多大建树,且于后期自种恶果,终致“安史之乱”的爆发,让一个好端端的大唐从此一蹶不振。而宣宗虽然生不逢时,却胸怀大志,赫然有太宗之风,《新唐书·宣宗纪》称其“十余年间颂声载路”。宣宗之所以有着强烈的复兴意识,很可能与其早年长期身处逆境有关,尽管愿望是好的,无奈力不从心,前几代皇帝留下的烂摊子实在是难以收拾,但宣宗知其不可而为之,在晚唐暮景中成功添加了一抹余晖。

平心而论,宣宗的自律和努力至少使唐朝的灭亡推迟了数十年。“大中之治”虽然在史上远不如“开元盛世”的名气响亮,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开元盛世”后继而来的是把百姓推入水深火热的八年“安史之乱”,而“大中之治”则是在唐王朝走下坡路的社会背景下,带给人民十三年安居乐业。此后一百二十余年直至北宋统一,史书上满纸充斥血腥屠杀,越发让人们对唐宣宗的“大中之治”充满怀旧之情。



## 新书架



《游世与自然生活》  
颜世安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隐者传统和道家思想为背景,以郭象所注三十三篇本《庄子》为依据,博采庄子研究众家之长,从全新角度解说庄子,阐释了庄子的游世思想和道论。揭开嬉笑怒骂的面具,庄子试图剥离世俗对人心的蒙蔽,解除人们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习性,从“为我”走向“无我”,还原生命的清新面貌。



《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制》  
[日]吉泽诚一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通过分析华北港口城市天津各种新的社会现象,希望从中明确捕捉近代性的具体样貌。从民众的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的进展、市民的国民意识及民众文化四个方面展开,既试图寻找中国城市近代化演进的共性,又尝试揭示天津在历程中展示和发展出的特性。



《所有的桥都孤独》  
[奥]英格博格·巴赫曼

人民文学出版社

《所有的桥都孤独》按时间顺序,收录诗人各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有“青春年代的诗”“1948年至1953年间的诗”“《延宕的时光》”“《大熊座的呼唤》”“1957年至1961年间的诗”“1964年至1967年间的诗”这几部分,读者可以一览诗人诗歌创作的全貌。



《汉文与东亚世界》  
[韩]金文京 上海三联书店

过去,尽管语言不同,东亚各国的商贸使节,仅凭一纸一笔,亦可通过汉文“笔谈”,传情达意。如此奇景,只因东亚各国曾在历史上共享过相似文化,而汉字恰是精髓所在。尽管东亚世界看似“同文”,但是各国却有不同精彩生发。因此,汉字文化圈背后的东亚世界实则各有千秋、复杂多元。